

昨日之怒

張系國



舊書新讀

從小說“讀”歷史

雖然事過境遷，七一到七二年間的保衛釣魚台運動，轉眼七年，至今已沈寂。對眾多的旁觀者，此事可能已經不復記憶，但昔日熱血沸騰，到處奔走的釣運健將，又有何感想呢？他們一方面自覺或不自覺地，被社會納入既定範疇之中，另一方面，是否也會午夜夢迴，思前想後而深感無奈？或者酒酣耳熱之餘，覺今是而昨非，狂歌當哭？又或者默禱時光倒流，好能再次一顯身手？

至少，當日曾經叱咤一時的一群，都會自覺到那段日子實在需要文字上的客觀紀錄，好為釣運作交代。前幾年，有些留學台灣時搞釣運的朋友，回港後會有意出版點討論釣運的文字，但至今還是毫無踪跡。在美國的留學生群中、在香港的大專學生中，好幾年前間中還有討論釣運的文章，但都各是其是，各非其非，始終還是免不了囿於宗派之見，要講客觀遠談不上。

張系國的小說「昨日之怒」的重要，也正好因其切中時弊。首先，作者通過小說的方式來表現一個釣運份子的看法。寫的既然是小說，主觀也就不成過失，反而可以較為深刻地反映部份釣運份子的看法，縱使在不同意見的箇中人看來，也比較可以接受。其次，作者的觀點也能脫免宗派主義的陰影，從一個較為客觀的角度，表現和反映了釣運部份片段的實況，避開或動輒高談誰是領導的宗派英雄主義情緒，或開口閉口說共匪統戰一類台灣官方謔言。不盡同意張系國對釣運的看法，依然值得肯定「昨日之怒」的原因。

當然，作為一本小說，「昨日之怒」是否成功，書中對各項可有可無的枝節的過長敘述，是否恰當，會否使「昨日之怒」流為新梨華小說一類庸俗留美文學，並不是本文所準備討論的問題，故在後面也完全避免觸及到。釣運的本質主要還是感時憂國的，讓夏志清、白先勇、胡菊人去考慮文學上的

問題吧。凱撒的歸於凱撒，上帝的歸於上帝。

背景

要檢討七十年代初釣運在留美華人學生中開展，漫延到香港及台北的原因，首先需要就留美華人學生的背景心態作了解。總的來說，去自台灣的留美學生，對生活感覺沈悶，對前途感到悲觀。

生活沈悶這一點，「昨日之怒」並沒有觸及，但留美的同學都了解，在台灣的崇美風氣下，出洋留美，是每個躍登龍門的大學畢業生的必經之路。但留美生涯又如何呢？皓首窮經，英文不如人，根本就跟美國生活完全脫節。經濟上，留學生也被迫充當各種體力勞動工作，幸運的才從系裏拿點獎學金，給教授當研究助手，讀書工作之外，就是大家聚聚會、訴訴苦，咬緊牙齦，為一紙文憑，他日光宗耀祖。

拿到博士又如何？「昨日之怒」裏舉了兩個例子，一是洪顯祖，「……很會搞錢，在這裏一家有名的飛機公司做事，又出來搞房產炒股票……」（頁三十九至四十）回到台灣，或可祭起甚麼「旅美學人」的旗號嚇人，但身在美國，「美國有錢的人多得很。中國人再有錢，跟他們比起來，卻是小巫見大巫……旅美學人這頭銜，只好在台灣唬唬人，在這裏耍不開的……」（頁四十）。

在大學掙到一席教授的，也有他們的牢騷：「有辦法的大牌教授，自己有用不完的研究經費，一天到晚在外面跑，今天到巴黎開會，明天去東京講學，當然生活很愉快。沒有辦法的呢？真是坐困愁城。附近又沒有工商業，那裏去兼差搞外快？好容易送篇論

文出去，還得向系裏申請旅費，看系主任臉色。日子真不好過。」（頁二一〇）在大學裏謀到差使的吳寒山，竟也發出如上怨言，他的最大志向，也不外是開餐館吧了。

且不論皓首窮經的沈悶，就是所謂成功人士，也不過爾爾，這未免使傳統以天下為己任的知識人神傷，不惜另尋出路。

出路還是在感時憂國的知識份子情懷之中，於是，「各地的中國同學，也有組織討論會的，也有組織國是研究社的」（頁一三〇），留學生的小圈子中，陸續醞釀起重新認識中國，肩負使命的熱潮來。「我們要繼承中國青年光榮的愛國傳統，團結在一起，為中國的富強而奮鬥！」（頁一三一）

中國知識份子的以天下為己任的傳統，是保釣運動的濫觴。客觀形勢既已如此，任何事件一旦有觸發的條件，日後的澎湃已屬不可避免。這是六、七十年代中國海外青年在泛濫的民族感情一觸即發下的背景，無論套帽子式的把釣運歸功中共統戰（台灣官方優於為之），或是打棒子式的自居領導（運動中邀了功的頭頭也優於為之），也正好忽略了「昨日之怒」寫得最為深切的年青知份心態。其實，港台的釣運份子背後，不也揹著同樣的包袱？

把釣運歸究於甚麼共匪統戰，其實跟把釣運看成是自己（個人或宗派）的領導得力的語調雖異，本質卻一，他們都無視於參加的廣大群眾及客觀的環境和心態。不是幾個英雄創造社會，而是客觀的社會現實創造英雄。

運動

張系國對釣運的態度，主要還是肯定的

張系國《昨日之怒》中的保衛釣魚台運動

。他借書中角色施平的口表達了，雖然事過境遷，釣運經驗並不能從參加者腦海中抹掉。「……那種愛國的情緒，那種激昂的心境，不是身歷其境，真沒法體會。我參加釣運的時候，真是覺得五四運動又來臨了，我們這一代終於覺醒了。」（頁八十五）。

運動來時，那種呼聲如雷、人潮洶湧的忘我熱烈，「中華兒女們團結起來了！」好幾千聲音齊聲呼喊，「釣魚台，我們的！」。個人就此捲入民族歷史的洪流之中，沒有舊日的沈悶失望，也再沒有個人哀傷。每個人都像被一種超自然的力量推動著、主宰著。「昨日之怒」頗能傳神地勾勒出當時的情況。可惜所用篇幅，比較其他枝節，還是略為不夠。

保釣的意義，就單單止在參加者本身嗎？張系國的肯定還不止此，小城的老華僑蕭醫生就表示：「歡迎你們隨時來這裏，我的家就是你們的家。我老了，離開中國也有二十幾年，抗戰那段日子可從沒忘記過。難得你們年輕人這樣有志氣。你們做得很對。你們如果還需要捐款，就告訴我，我一定儘量支持！」（頁一六二）。

已經把國家民族丟到九霄雲外，在大學裏混飯吃的老油條王教授，也曾經受過感動：「只有保衛釣魚台運動那一次，看到大家愛國那一股真情，連我都被感動了，簽名不算數，我還到處捐款。那個地方的學生成立了保釣會，我就偷偷化名寄些錢給他們，一心希望大家都熱心的幹。」（頁二二〇）。

就是對安娜堡國是大會大失所期的張系國一類中間派，也還在懷念那段釣運的扉頁，「各路英雄好漢都到齊了。從全美國各地，都有留學生趕來。……左派的、右派的、中間派的……全到齊了！全到齊了！以前沒有過這樣的國是大會，以後恐怕也不會再有了。」（頁二三六）

安娜堡國是大會，不外是因釣運而團結

一致的各家各派，交代背景及政治信仰的表現，其實分裂遠因早種，問題只在於何時表白而已。釣魚台的地位，既不可能因幾千幾萬個海外中國留學生的呼喊而改變，團結的條件根本是短暫的，又怎能求千萬人放棄一貫立場，為短暫的釣運而堅持表面的團結？

張系國對安娜堡分裂的解釋有二：一是個人野心，「釣運的領導人物，各人有各人的野心。也許剛開始時，他們都只抱著愛國保土的單純動機。但是釣運意外的團結了那麼多人形成一股力量後，有些人的想法就改變了。」（頁一八〇）更明顯的這類解釋是「保衛釣魚台運動本身不了了之，只便宜了一批左派，拿保衛釣魚台當做進身階，一個個到北京朝聖去……」（頁二二〇）。這是典型的陰謀理論（CONSPIRACY THEORY）的解釋。

另一解釋是派性的泛道德主義：「政治和道德不可分開，自然就造成派系傾軋、投機取巧、見風轉舵的現象。大家寧可私下搞派系鬥爭，不願公開主張被認為不道德的政治立場。大家寧可見風轉舵、隨著潮流走，不敢堅持不受歡迎的政治理想。」（頁二四〇）從派性論引伸，更帶出泛中國人性格的結論：「海外中國人只會在自己的小圈子裏鬥來鬥去，又都是眼高於頂的知識份子，誰也不肯服誰。你真相信他們會有團結的一天嗎？」（頁二七〇）。

派性論總比陰謀論合理，因為陰謀論只觸及現象的表面，把某幾個頭頭藉釣運向北京邀功，解釋為整個釣運的失敗原因，無視廣大的釣運參加者。分裂的不單只是幾個的頭頭，而是釣運前早已存在的不同想法、不同路向，尤其是參加的群眾（就是所謂知識份子），也並未解放自己的思想，一旦認定自己的政治信仰（這可以是左是右或是台獨，信仰並不重要，只要自己願意，從極右派眨眼間轉為極左派並非難事），便對異己者

極盡打擊之能事，全無理性上討論，交流的態度。這種非黑即白的態度，才是保釣後的統一運動越搞越趨於小圈子，越來越不得人心的原因。

定論

保釣距今已經整整七年多了。七年之後，人們又會怎樣去評價這個曾經澎湃一時，至今已經煙消雲散的海外華人運動呢？為「昨日之怒」作序的林海音，隔岸觀火後，只不過一句「搖旗吶喊」、而「搖旗吶喊，浪費時間精力，反而不如國內的人，腳踏實地的工作，更有意義。」（序、頁三）正如書中一主角施平，也只好把那段日子，看作一場春夢：「……保衛釣魚台運動時的種種，回想起來，真像做了一場大夢，現在也該夢醒了……」（頁二七二）。

比較樂觀而堅持保釣的正面意義的看法，則可以書中純潔的保釣英雄葛日新代表，他仍然堅持不懈的去搞集會，組織留學生，連學位也放棄了，在美國當小販賣包子過活。他認為「保釣運動並沒有結束，只是換了一種進行的方式……以後一定會有新的人起來，再繼續下去。我們的工作就是鋪路的工作。」（頁六二）。在「昨日之怒」中，葛日新已經是最後的保釣英雄，雖然他堅持下去，張系國免不了把他寫得蕭條，最後還是以死於車禍告終。

現實既不可祈，徹底的否定，相信亦非曾經振臂高呼的運動人所首肯，所以最後張系國也只得求諸歷史。他在書的後記中說：「歷史會證明，我們是無辜的。我們已盡了最大努力。」（頁三〇〇）求諸歷史，其實也就表示了作者總結釣運，心情沈痛而又無可奈何。



動

關平

所以，書中的保釣英雄都已煙消雲散，惟一堅持下去，拒絕妥協的葛日新撞車死了。大多數人紛紛妥協，留在美國的如金理和，依然擺脫不了留學生的老路：「我在這裏，當然是混碗飯吃。我對美國並沒有什麼留戀。」（頁三十五）。

也有人走回歸國學人的老路：「『旅美學人，……博士返國講學……現任教美國海軍研究院，是國際知名的大氣物理學家。此次應邀返國，將在某大學作多次學術演講。』又一位保釣英雄妥協了。」（頁二七四）他們回台，不外依然是拿什麼旅美學人博士銜頭去唬唬人，搞點關係，找個老婆吧了。

張系國眼中，釣運也就煙消雲散了，塵歸塵、土歸土，除了那些與釣運無關，硬拉上關係以作投靠北京資本的風派外，繼續留美的在美國混日子，回台灣的也是重走歸國學人老路，塵埃落定後，釣運根本就好像未曾發生過一樣，只不過在幾個人心中增添了一些記憶，加多了一點惆悵。

張系國眼中的憤怒，已成明日黃花，他對留美華人的觀察，又是否足夠？是否可能依然存在著葛日新一類最後英雄，默默無言地靜待時機，做著鋪路的工作呢？他們還有撞車以外的出路嗎？「昨日之怒」既然是小說，我們不能要求張系國一一解答，但是，現實果真如此一事無成嗎？

回首香港的保釣一代，七年之後，又是那種心態、什麼出路呢？陸續納入既成系統後的昔日英雄，到底如今安在？也有人把往事看作搖旗吶喊、看作一場春夢嗎？是否還有人仍在堅持鋪路的工作？尤其在後四人幫時期的今天，「國粹派」式的極權心態帽子政策亦逐漸煙消雲散。雨過天晴，昔日英雄，除了幾聲慨嘆外，又是否有人肯再拿起筆桿，把那一段日子弄個大是大非？

怕的是夕陽依舊、秋月春風、濁酒相逢，漁樵無話。

港大同學十年文集
羅抗題

年輪

Sponsored by Greenwood Book Co.



書

阿Q書屋

旺角西洋菜街60E (奶路臣街入)

電話：3-306835



專營

港台出版文史哲藝術
社會書籍雜誌、書簽

香港·九龍旺角
西洋菜街56號二樓

56, SAI YEUNG CHOI STREET, 1/F.
TEL: 3-858031